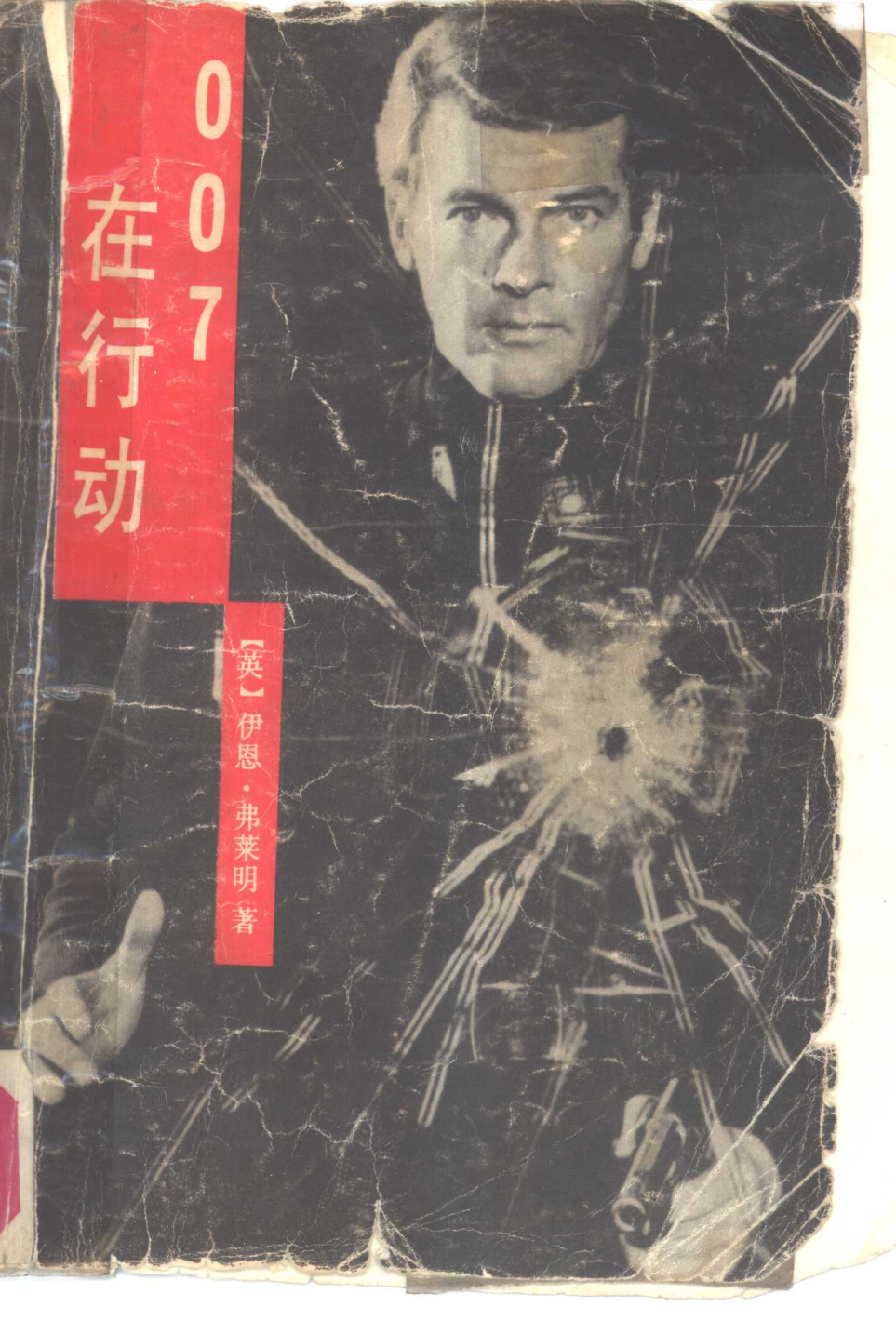


在行动

007

【英】伊恩·弗莱明 著



007在行动

〔英〕伊恩·弗莱明 著

鹭江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007 在行动

〔英〕伊恩·弗莱明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12 字数: 246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31—130,000

ISBN 7—80533—016—6/1·12

(书号: 10422·49) 定价: 2.45元

目 录

霹雳弹

1. 红光帮的暗记 (2)
2. 碎尸刑台 (7)
3. 第一声呼救 (10)
4. 神秘的会议 (15)
5. 恐怖的电报 (19)
6. 原子弹惨剧 (31)
7. 连环暗杀 (36)
8. 残酷的报酬 (47)
9. 午夜的秘密 (57)
10. 浓情蜜意 (72)
11. 奇异照相机 (79)
12. 明探虎穴 (87)
13. 梦里的鲨鱼 (98)
14. 你是魔鬼党 (104)
15. 夜访龙宫 (115)
16. 毕大奇的尸体 (124)
17. 轻解罗襦 (140)
18. 爱与恨 (149)
19. 甲板上的信号 (160)
20. 叛变的阴影 (169)

- 21. 黑海追踪..... (179)
- 22. 海底肉搏战..... (191)
- 23. 安息吧，邦德！..... (204)

探月先锋

- 1. 一封电报..... (210)
- 2. 给女皇的一封信..... (221)
- 3. 接受任务..... (233)
- 4. 首次艳遇..... (243)
- 5. 银色的烟舍..... (250)
- 6. 丰盛的晚餐..... (258)
- 7. 棋高一着..... (262)
- 8. 参谋长的电话..... (267)
- 9. 戴龙少校被杀了..... (272)
- 10. 现场调查..... (277)
- 11. 国务院的名侦探..... (280)
- 12. 剃光头的男人..... (287)
- 13. 克萊布的指纹..... (292)
- 14. 神秘女秘书..... (299)
- 15. 猛力踢出一脚..... (306)
- 16. 海中偷香..... (313)
- 17. 谁要暗杀他..... (321)
- 18. 可怕的小本子..... (330)
- 19. 穷追不舍..... (337)
- 20. 达瑞克的狞笑..... (340)
- 21. 致命的一击..... (347)

22. 狂人的自述..... (353)
23. 脱离死难..... (358)
24. 火箭爆炸了..... (366)
25. 苍凉的温暖..... (371)

霹 雳 弹

林 滢 译

1 红光帮的暗记

“好了，邦德先生！你的身体经过全部检查之后，我发现你血压有一点点高，脊椎骨上端有轻微的变形，右后股骨也有一点太过向后。不过这些毛病都不是顶严重的，你在这儿经过两个礼拜的疗养之后，包你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我们对你的治疗将着重在骨骼疗法方面，短时期的‘拉骨机’整形，按摩，土耳其浴，以及严格的节食与完全休息，一定可以使你出院之后跟以前判若两人。”在英国南部的乡区布莱顿镇上的新式疗养院里，院长把填好的单子递给邦德，接着说：“你马上就可以开始治疗程序，请你先到治疗部去。”

“谢谢你，温院长！”邦德接过单子看了一眼：“‘拉骨机’是个什么东西呀？”

“那是一种可以拉直你的脊椎骨的机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机械。”温院长说，“病人们时常开玩笑似地替它起了个外号叫做‘刑台’，你可别让这些外号吓昏了头啊！”

“是的。”邦德说着，半信半疑地走出了院长室。沿着一条走廊，在坐着的或站着的清闲病者群中穿过。走出了这座屋子，心里仍在埋怨英国情报局的主管局长。为什么局长一定要把他送到这清闲得象一座养老院的地方，硬要他接受两星期的什么治疗呢？他分明什么病也没有，只是最近多吸一点儿烟，多喝一点儿酒而已。唯一使他难过的，是近来有较长的时间，做的都是坐办公室的工作。他是个龙腾虎跃的人物，习

惯于冒险犯难。可是，最近一两个月以来似乎“天下”很“太平”，使他整日坐在办公室里，简直叫人头痛。是的，也许就是他时常这样喊着“头痛呀，局长头痛！”才使他忽然想起趁这空闲时候，让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来享受些难得的休闲滋味。但局长那里晓得“休闲”是第七号情报员詹姆斯·邦德最痛恨的一件事呢！

在疗养院里一条狭窄的汽车道上，一边走一边沉思着的邦德，忽然跟一个人撞个满怀。这一撞把他由沉思里惊醒，定睛一看，相撞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医护小姐。她是由一条阴密篱笆里匆匆钻出来的。就在她跟邦德相撞后连忙闪开的一刹那，一部紫红色的小轿车忽然由前面弯角以高速度冲到这位白衣小姐身后，眼看就要把她辗在轮下。

身手矫捷的邦德，在向路边急跨一步的眨眼间，早已一只手环腰把白衣小姐向自己贴身搂近，两人同时朝路旁一闪，车子的前轮挡泥板刚刚由白衣小姐臀部边拂过，真是生死边缘毫发之差。一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中，邦德安然把环抱白衣小姐的手放松，扶她在路边站稳。

“真谢谢你！”白衣小姐一边飞红着脸向邦德道谢，一边急忙回头去瞧是谁的车子。这时由小轿车驾驶座里慢吞吞地跨下来一个雄伟男子，镇静地说：“很对不起，你们两位没事吧！”随即改变了表情，以发现熟人的笑脸说：“呵呀！原来还是费玲小姐呢！你好吗？我的治疗手续替我准备好了吗？”

费玲小姐惊魂甫定，把脸一沉，严肃地说：“你知道这条路上经常是有病人跟职员在走动的，康烈普！你怎么可以开这么快的速度！方才要不是这位先生……”她回转头来向

邦德笑了笑，“我早就死在你的轮下了。你难道连那面‘小心驾驶’的警告牌都没有看见么？”

“我真对不起你，费玲小姐！我因为跟温院长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怕太迟了所以才这么急着赶来。我这次在巴黎游荡了两礼拜，真使我浑身酸痛需要立刻治疗！”康烈普转向邦德：“谢谢你，这位先生！你的动作真敏捷极了。好吧！希望你们原谅我吧！”康烈普抬手招招，自己就钻进车子里开走了。

“哟！我这不赶快可不行了！”费玲小姐说。“我本来就已经迟了，这会儿一耽搁更要来不及！”说着赶忙拔脚就走。

邦德早已跟着她走在并排，一边朝着她上下审视，一边说：“你是在这儿工作的吗？”她回答说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三年，她喜欢这疗养院的工作。她问邦德住院住了多久……。两人就这样一边赶路一边谈着。她告诉邦德她很讨厌刚才那开车的家伙，这位康烈普是每年必定来住院的。他到过远东以及中国，据他讲东方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他是有商业在那儿经营着的，那儿是叫做什么澳门。“大约是靠近香港的什么地方，是不是？”她问邦德。

“是的，邻近香港。”邦德记起这个康烈普似乎有些葡萄牙的血统，如果调查这人的身世，一定会有些有趣的神秘东西隐伏在背后。

两人已经走到治疗部的入口。“好了，”费玲小姐说，“我现在得赶紧跑了，谢谢你方才的救命！”她又回眸笑了一笑，急急奔进一间房子里去。

邦德到处转来转去，到了地下室看到有一间房子，房门

口挂着一面牌子——“男人治疗处”，他就推门进去。不料里面却是一间大厅，到处躺着光身子的治疗者。一位穿着背心短裤的男按摩师接引他，叫他也脱光衣服，在腰间围了一条围巾，到了一只按摩台上俯卧着，接受遍身的按摩。

在邦德隔邻一只按摩台上，原先俯卧的一个胖子这时已经按摩完毕，接着轮到另外一个人上来俯卧着。邦德听见那按摩师对那人说：“请你把手表也脱掉，先生！”

“不必了，朋友！”这说话的声音极熟悉，邦德自己俯伏着看不见隔邻的人，但立刻记起来，那说话声音正是方才开车几乎撞死白衣小姐的康烈普。只听康烈普接着说：“我是年年都来这儿的，以前每次来，他们都没叫我一定得脱掉手表。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还是戴着，好看时间。”

“很对不起，先生！”按摩师的声音是坚定而又有礼貌的。“你必需把手表拿掉，这样我给你按摩的时候，才不至于妨碍你血液的流通。”

一个短时间的静默，显见那康烈普正在强忍下怒气。
“拿去吧！”接下去是一阵咀咒的低语。

于是，按摩师满意地替康烈普按摩起来。但在邦德心里却酝酿着一阵疑惑。一个人在按摩的时候，自然该把手表等等一类东西拿掉的，为什么康烈普单单要戴着手表？

“请你翻转过来，先生！”邦德的按摩师拍拍他的后背说着。邦德在翻转身的时候，顺便瞧了康烈普一眼。康烈普这时仍然俯卧着，他的左手垂在台边。精明的邦德立刻发现，康烈普戴手表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蓝色刺花，那是Z字形，上面加了两条垂直的短划。这一定是个秘密暗记，平时

用手表掩住不让人们看见。难怪康烈普不肯把手表脱掉。这暗记代表着什么呢？设法打听打听，一定很有意思。

按摩完毕，邦德立刻由地下室上来。他知道在门口会客处有两座公共电话间，很快地他进了电话间，拨总机要接到情报处总部的记录室。一接通电话，邦德告诉了记录室他的暗码，立刻就要记录室人员替他查一查，这刺花暗记到底是什么意思。约定等十分钟过后再打电话听回信。

在电话间里呆了十分钟，邦德再接通电话时，记录室的报告来了：“那个记号是属于‘红光帮’的暗记，曾在香港出现，但红光帮的总堂却是在澳门。这不是普通那种半宗教性的组织，而是纯粹的匪盗组织，所做的都是犯罪的勾当。他们曾不时做些贩毒、黄金走私、以及贩卖白人等把戏。你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消息，请通知我们，我们对这件事很有兴趣。”

邦德说：“谢谢你！我再有详细消息一定随时奉告。这个红光帮，在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呢！”

邦德放好电话，心里在奇怪。红光帮有人潜伏在这个疗养院里？他会有什么任务呢？想着想着，一脚跨出电话间，隔壁一间电话间的人影引起了邦德的注意。噢！那人正是康烈普！他背着邦德，正拿起了电话听筒。这人进去有多久了？他窃听到了邦德的说话吗？或者连邦德打给谁的电话他都听见了？邦德肚子里感到一阵爬搔。他知道这正是一种讯号向他警告着：他已经做错了一件事，而且将要引致危险了！

2 碎尸刑台

三天之后，除了按摩与节食等程序之外，邦德开始增加拉骨机的课程了。他被带到地下室另一处的房间里去。在没有推门进去之前，邦德心里想，操纵那拉骨机的，必定是个彪形大汉，一生长满着黑毛。可是，出乎意外地，在门后接待他的，却是前日会过面的那位白衣小姐费玲。

“天老爷！”邦德随手关上了房门，“竟然是你在搞这玩意儿？”

在这房间里，费玲维持着职业上的尊严。她的脸上一点没有笑容。“请你脱掉衣衫！”她平板无情地命令着。当邦德脱光只剩内裤之后，她环绕邦德身旁一周，观察着邦德的身体。然后又叫他俯伏在一张睡台上，在他各处骨节敲了一阵子。最终叫他捡起衣服，费玲打开室门，邦德正一边往门口走一边想对她说些什么，却不留神几乎跟外面冲进来的人撞个满怀。进来的正是那个叫人讨厌的家伙，康烈普。

“该轮到我了把？小姐！”康烈普说。“我象是一个待罪的犯人，每年都得到这儿来受一次苦刑啦！”

“请你等一等！”费玲犹有余恨地对康烈普白了一眼。

“我得带这位先生去机台那边，等我回来再替你弄。”

邦德随着费玲走过一段甬道，转进了另一间房子。这房子前半部放着一张椅子，后半部用塑胶帘隔开。邦德在椅上放了衣服，费玲拉开胶帘，现出了一张奇形怪样的台子。

台子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是用橡皮垫铺在铝板上做成的。每一段似乎都可以分别拉动。在台子底下是一只强有力的电动马达，分别用粗大的铁杆连住那三段皮台。第一段皮台大约就是给人放头部的，皮台前面上部有个大磅表，磅表的最大的指数是二百度。由一百五十度起，以后的表度都是红色的。磅表旁边有一只拉杆伸着。

费玲叫邦德头朝磅表俯睡在皮台上，随即拉上皮带，把他身体的上中下三段分别紧扣在皮台上，两手则扣住在头部附近下面的皮带拴里，连头项也都扣住。不过，项部的皮带没有扣得太紧，所以邦德的头可以略为转动与抬高。

“你要给我开多大的拉力呀？那些指数为什么有的是红字的呀？你能保证我不至于被拉得断成了三截吗？”

费玲心里自然觉得好笑，但她仍然保持着职务上的庄严：“别傻了。过大的拉力自然有危险的。不过，开始时我只让它开到九十磅。一刻钟之后我会回来瞧瞧，那时可能给你再增加一点，增加到一百廿磅左右。现在我要开动机器了，我不能多耽搁，还有病人在那边等着呢！”

邦德不能抬起头瞧她的脸，但觉得费玲光滑的手臂正由他前面斜伸过去，拉动那支拉杆。马达转动了，三段皮台渐渐也起了震动。每一段互相牵扯着，拉伸着。邦德觉得自己似乎被巨人拿住在手里，一拉一放地；拉的时候，难免使人心惊，生怕真的要被拉断头颅跟腰肢似地，但也仅仅到那适可边缘就放松了。确是一种有趣的动作。虽然叫人不习惯，但也并不使人难过。邦德看见面前磅表的指针渐渐指到九十度便停住。

“没什么不良的感觉吗？”

“很好”邦德叽叽咕咕地说。“这可不大象杀人的机器，但愿你没给开到二百度才好！”

费玲走了，邦德听到拉胶帘的声音，开门又关门的声音。身上有韵律的拉扯动作，使他脊椎及后股骨有了奇妙的感觉。先前心里太紧张，现在却觉得有点好笑了。

大约经过了十五分钟。邦德又听见开门声跟关门声了。接着费玲朝他耳边问：“你觉得怎样？”

“很好！”

于是一只玉臂又伸过头前，磅表指针爬到一百廿度。现在拉力是相当的强大了，这时不免使邦德心里又开始紧张，机器的噪声也震耳欲聋。费玲在邦德背上拍拍，象是安慰病人似地：“再一刻钟我就回来，你今天的治疗就算结束了，别害怕啊！”

邦德几乎不能大声回答她，因为这时的拉力强大得使他心惊肉跳，同时也觉得骨骼之间似乎有一点点痛。

门又一开一关，费玲出去了。邦德只好放松自己，闭上眼睛，把头深埋在橡皮垫上，半睡半醒地，让那机器在作忽紧忽松的律动。

大约不到五分钟，忽然有一阵极细的微风在邦德头前拂过。一向对环境有敏感的邦德，习惯性地睁开眼睛，却看见一只男人的粗糙多毛的手臂，缓缓地斜横过他面前，去拉那操纵杆。邦德的第一个反应只是心里感到奇怪，何以费玲自己不来，却换了个男的？但立刻他感到一阵恐怖，因为拉力忽然逐渐在增加中。越拉越紧，越拉越快！他嘴里开始喊些什么，连他自己也听不见，因为这时机器的噪声极大。强大而猛烈的拉力使他痛不可忍，他竭力想抬头去瞧那握着拉杆的是

什么人，但他头部被皮带所限，怎么抬也不能抬到看见那男人面孔的程度，但却瞧见了磅表上的指针，它已正正地指在二百度上面！

邦德的头终于无力地垂下来了。透过汗水迷濛的眼睑，他瞧见那只粗臂在他面前缓缓地退缩过去。退到手腕背面时，在那戴手表的地方，赫然一只乙形刺花，中间有两条平行直线。同时靠在邦德耳边响起了静静的说话声：“我的好朋友，你可不会再要什么把戏了吧！”

于是只剩下了机器的呼吼声跟邦德的哀叫声。那猛烈的拉扯力，狠狠地要把邦德拉成两段。邦德的尖喊声逐渐微弱下去了，身上的汗水象倾盆大雨一样，由他身上流到橡皮垫上，又由橡皮垫上滚落到地板上去。

忽然一阵黑暗，掩盖了一切。

3 第一声呼救

“那么，费玲小姐！”邦德在极度虚弱里听见温院长的声音继续在查问，“最先是什么东西使你觉得事情有点不妙呢？”

“是那声音，那机器的失常声响。我正检查完毕一个病人，突然听见巨大的机器响声。这是我以前从来未曾听说过的。我起先以为也许是我出来时没有把门关好，机器声音才由打开着的门传送出来。所以我想过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门开着，然而我立即发现那惊人惨象，磅表指向二百度！我赶紧拉掉电力开关，松开皮带，奔向医务室，找到一支强心针，

给他注射了 lcc。他的脉搏微弱得可怕。所以我立刻打电话向你报告。”

“嗯，你的一切措施都很对，费玲小姐！我同时可以想象得到，这次可怕事件不至于是你的责任问题。不过，事情可是十分不幸。我推测可能是病人自己，不知道他怎么搞的，竟然拉动这操纵杆。可能他是想试试看，殊不知他几乎送掉自己一条命！我们必需把这次事件向本院董事会提出报告，同时要求他们对于这里的若干机器增加些安全措施。”

院长谨慎地又去诊察邦德的脉搏，但事实上邦德已经恢复了意识，且已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不过，这会儿邦德心里最痛恨的却是情报局长，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误！他怎么会想出这种鬼主意叫他到这儿来疗养！回到总部去的时候，一定得跟他算帐！如果必要，可以告到参谋总长、告到内阁、告到首相那儿去。他是个危险的精神病者，他将危及英国的安全，因为英国是要靠邦德来保护的！这一阵愤怒在邦德肚子里回旋着，里边混和了康烈普的毛茸茸巨手，混和了费玲的美丽面庞，也混和了温院长的微细说话声：“幸亏没有巨大的损伤。仅仅表皮擦破，神经末梢有点损害，以及免不了的休克而已。费玲小姐！在道义上你该负起看护他的任务。所以，邦德先生暂时停止疗养程序，交给你施些抚慰吧！”

自然，在白衣小姐的亲切抚慰里，邦德很快地在恢复中。有一天，在接受费玲给他的按摩的时候，费玲趁机问他：“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到底那一天是怎么搞的？是不是你的手偶然碰到了那控制杆呢？你真把我们给吓坏了。这疗养院里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你知道吗。”

邦德一方面感于这几天她的亲切看护，不忍说穿实情，